

董易

作品集·玄幻系列

乌金血剑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乌金血剑/黄易著. -北京:华艺出版社, 1999. 3

ISBN 7-80142-144-2

I. 乌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7575 号

京权图字: 01-99-0359 号

本书由香港博益出版公司出版, 经授权由华艺出版社在
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版。

乌金血剑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编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8印张 115千字

1999年3月第一版 1999年3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142-144-2/I·092 定价: 11.80 元

黄易

作品集·异侠系列

乌金血剑

华艺出版社

目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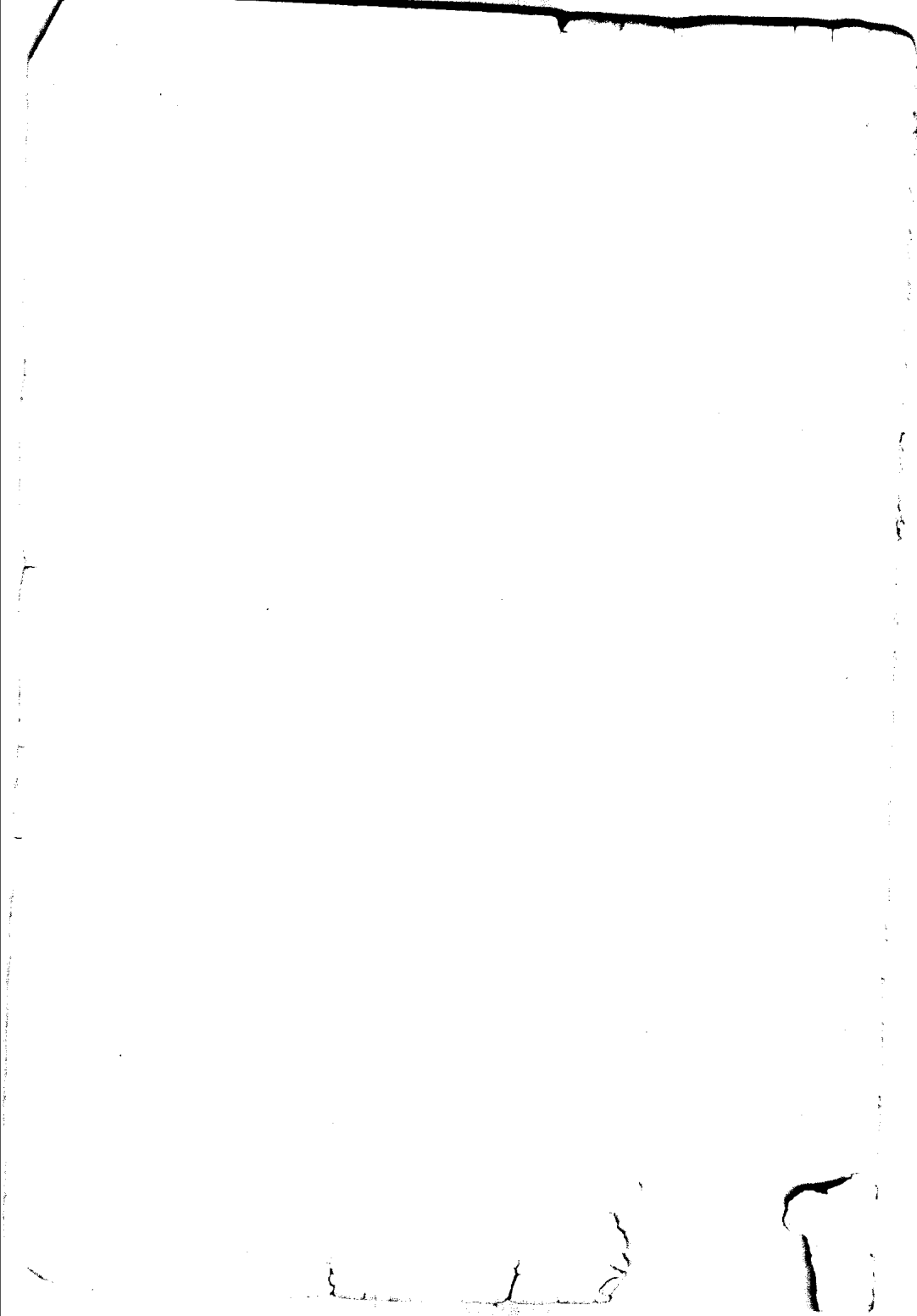
武学天才
道消魔长
魔豹疑云
一儒一偷
奇谋妙计
恶兽逞凶

119 99 81 55 37 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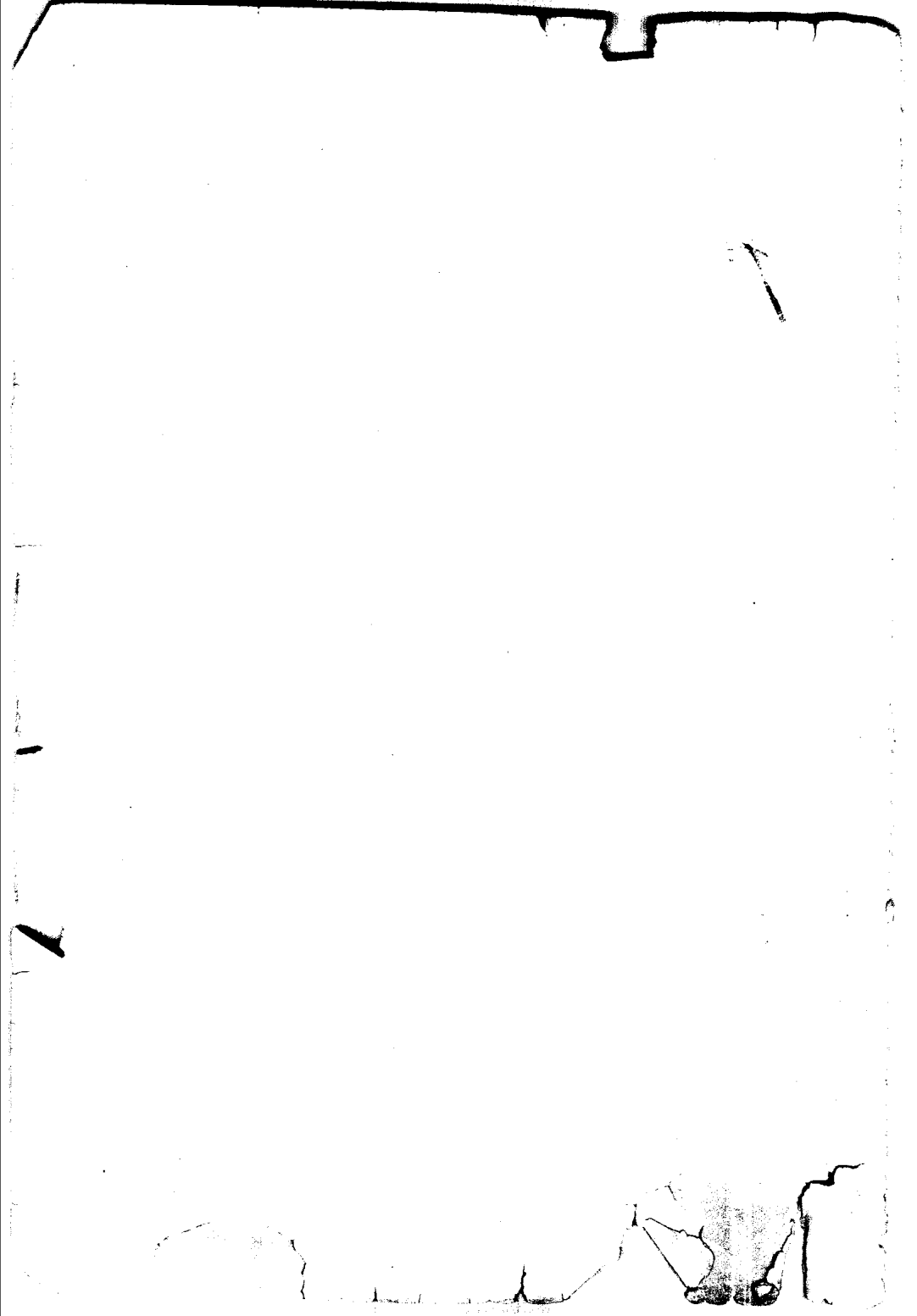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阴谋败露
魔巧无敌
情深恨重
璧合大法
朝廷密使
灵剑平魔

231 215 199 181 163 139



武学天才



天地旋转。

两旁林木飞快向后倒退。

风亦飞箭矢般穿越林木间的隙缝，遇上树藤一把抓着，运动借势，“呼”的一声凌空翻身，猴子般由一棵树跃往另一棵树，由一块石跃往另一块石去，复杂的地形丝毫不影响他惊人的速度。

黑实的肌肉，在透过树叶枝桠间洒射下的阳光里，闪闪发亮，就像猛兽那充盈着爆炸力量的筋肌。

他背上除了一把厚阔的大刀外，还背了大大小小十多个竹笋，却无损他奔驰的灵快。

一群猿猴在他身后奔走，很快给他远远抛在后方，失望地吱吱乱吵。

几个腾跃后，他来到密林中一道由山上流下来的溪涧，心道小猴子们，今天没空和你们玩耍了。

清泉在石上流过，暑热大消。

他的身影毫不停留，沿溪往山上攀去。

还有个多时辰太阳便下山了，他要在入黑前赶回家去，只待采多一种草药后。

溪涧的尽头是个小小的水坑，水清见底，若非赶着回家，深山沐浴，倒是一快，

大自然便是他的家。

天为被，地为床，这道小溪当然是浴池了。

现在却要错过这种享受了。

风亦飞离开了涧水，切上一道长长着膝野草的斜坡，翻往山的另一边，林木逐渐稀疏，柳暗花明，越过山脊，一道孤悬半山的高崖，豁然下眼前。

挺立高崖之上，极目穷望，精神为之一振。

山区在崖下延绵起伏，渐次低去。

他先祖累世聚居的云上村，在山区左上方一幅较平坦的低地上，小桥流水，阡陌纵横，百多所房子石块般聚拢在一起，疏落有致地嵌在林木和田野间，仿似避世桃源，几缕炊烟，袅袅升起，提醒着他快回家晚膳。

右上方较远的地方是山区外广阔的平原和大海，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这附近百里内最大城镇“川南府”的一角，却看不到“大盐场”，那是在川南府东面三里处的沿海区域。

日渐西沉，时间不早了，风亦飞收摄心神，俯身崖外，仔细检视着崖壁上杂生出来的草木。

不一会有所发现。

在离崖顶十多尺的一堆杂草里，一棵长着一朵足有拳头般大紫色花朵的小树，横生出来，裂成五片的花萼间，长有一个红色的果实，鲜艳夺目，是他此行的目的物——赤芝果。

风亦飞不慌不忙，解下背上的柴刀和竹笋，放在一旁，忽然一个筋斗，翻往高崖外的虚空。

同时大喝一声，两手一扯缠在腰间的腰索，运劲一挥，索子一端的特制挂钩箭矢般飞出，直射进崖壁岩石间的坚土里。

这时他身子向下急坠，瞬间间落下了近十尺，把索子扯个笔直，索端竟仍能紧锁在土石间隙内，没有随着扯力脱出，一下子把他吊在崖壁处，惊险万状。

风亦飞藉索钩回扯的力道，荡回崖壁，恰好来到赤芝果处，手到果来，纳入怀里，大功告成，双脚一蹬，荡了开去，跟着反手猛拉腰索，一个筋斗又翻回崖上，双脚站稳，手一抖，索钩回到腰上，还原为腰带，动作流水行云，沿着山路，往云上村驰去。

普通人个多时辰才走完的山路，他半个时辰已成，山村

在半柱香的脚程内。

他特地绕道从山村靠山那个方向进入村内，这已成了他的习惯，每次采药回家，都舍易取难，绕道村后岩石崎岖的密林，因为那处有他精心布下的陷阱。

猎物是“魔豹”。

虽然这凶物三年没有出现了，但村内活在惊惧中的百多户人家都知道，只要这先后夺去了六十多人生命的悍兽还活着，它一定会从深山回来，而村后的“恶兽林”是它最有可能取道潜入村内的秘径。

每隔上一段日子，它便会到来残害生灵。它随时会再回来，可能就在这一刻。

每一个见过魔豹的人，一是失去踪影，或是成为了残肢败体，只有风亦飞的二兄风亦乐是例外。

代价是他目睹父亲风山舍命救他时与魔豹生死搏斗，惊恐过度致失去视力，和风山的失踪。

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想到这里，风亦飞悲啸一声，加速了冲刺，似乎要藉这个动作把心内的悲愤发泄出来。

他一定要为世除害。

恶兽林在望。

“蓬！”

从林内传来，那是物体坠进陷阱的声音。

回忆里霍然醒来，把速度提至极限，背上的大刀来

内，起高伏低，向着陷阱推进。

妙，非是百斤以上的动物，都不会误坠阱内，

影，又使牛马一类大型动物，难以接近，只

的魔豹，才会拣那处作为落点。

他冷静地穿林过树。

失了踪的父亲风山常说，冷静是猎人的首要条件。

陷阱塌了下去，烟尘扬起。

风亦飞扑到阱口边缘，弓身俯视。

一看之下，立时为之气结。

一个粗壮黝黑、面容朴实古拙、年纪和风亦飞同是十八九岁的青年，跌得七荤八素、不辨东西，傻兮兮坐在深达丈半的阱底。

当风亦飞向下望时，他亦正茫然望上来。

风亦飞蹲了下来，有好气没好气地道：“英明神武的海大少。下面有宝贝儿么，要寻到那里去了。”

阿海定一定神，跟着脸色一沉，嚷起来道：“你这个龟孙王八旦子，豹不见你拿着，却来陷害你大爷我，还不把我拉上去。”

风亦飞看着这个村内的好友，笑道：“八人大花轿还未到，凭什么抬你上来。”

阿海破口大骂道：“枉我好心来通风报讯，你大娘弄伤了脚，还尽说这些风凉话……”

风亦飞跳了起来，失声道：“什么？”

阿海放大喉咙叫道：“听着，你娘跌伤了脚，我特来找你回去……”

风亦飞沉声道：“不要骗我！”向后急退。

阿海急得叫起来道：“不要走，还有我。”

一条藤索“嗖”一声凌空飞入阱中。

风亦飞的声音从远方传来道：“把索搭在树上。大少爷这回要看你的本事了。”

回到家门前，那处聚了一群左邻右里头内望。当他来到他们背后，那些好事者

风大娘雄壮的声音从屋内传出道：“说过不关那劳什子魔豹事，便不关它事，还在担心什么。要真是那畜牲，看我不割了它的豹头来当饭吃。”

大姐风玉莲声音响起道：“娘！不要说了，没有人敢不信你，来，再给你擦药酒，唉！慕老师去了隔邻莫家村看病，否则他给你扎上一两针便止痛了。”

风亦飞分开众人，走进屋来。

风大娘四平八稳坐在椅上，看到风亦飞铜铃般大的眼一瞪，喝道：“叫你去采药，为什么到现在才回来，太阳都下了山，告诉你多少次，才学晓入黑后不在山上游荡，偏不知山里危险。”

风亦飞知道这时惹她不得，走前细察玉莲为她擦跌打酒的右脚，脚踝处肿起鹅蛋的一大块，看来有好几天不能走路，问玉莲道：“是怎么弄的，让我煮服药给她敷一敷。”

玉莲还未答话。

坐在一角的风亦乐怪声怪气地插口道：“什么？我们矢志做最佳猎手的风亦飞鼻子失灵了吗？嗅不到厨房内正在煮着够一村人用的天煲药吗？”

风亦飞望向二兄亦乐，后者悠悠坐在椅上，手中玩弄着一把尚未上箭的小型弩弓，两眼虽然睁得大大地，眼神却散涣茫然，焦点不聚。

风大娘心情不佳，骂道：“什么猎手腊脚，你父风山不是公认在什么收场，阿飞，我告诉你，以后想也不要上得山多终遇虎。”

风亦乐道：“最多是上得山多终遇豹，这里哪来什么老虎。”风大娘声道：“母亲她在山间洗衣时不小心，跌了一跤来做这些事了，娘她总不听。”

风亦飞道：“甚么不听，你一个人做得了多少事，自然要

分工合作。”跟着望往风亦飞道：“阿飞，明早你代我往城里交药与‘病除轩’的陈老板，这家伙狡猾吝啬，要和他算个清楚。”

风亦飞道：“是！娘亲。”

次晨一早，风亦飞背着一箩以草药制成的丹丸，步出家门。

他并没有立时转往出城的小路，反而来到村尾一个较偏僻的角落，一所房子孤伶伶地远离其他屋宇，藏在一个树林间的空地里，紧贴着恶兽林。

“叮！叮！”

打铁的声音从屋内扩散出来。

风亦飞大感佩服，暗忖铁隐大叔昨晚又是一夜未睡，埋首铸剑了，这种投入的精神，最值得他学习。父亲风山曾说过，做猎人的第二个条件是吃得起苦，铁大叔若改行打猎，一定可以胜任愉快。

他摸了摸怀内的赤芝果，轻步走了进去，仿似较重的足音也会破坏了内里的世界。

熊熊的炉火闪跳腾升，铁隐沉雄宽阔的背部向着入门的方向，右脚有力地以稳定的节奏踏着吹动炉火的风箱。他的左手拿着剑，魔术般抛动，通红的剑体在火焰里翻腾滚转，像在火里挣扎哀叫的灵蛇，每一次剑回到大铁砧上，他右手的大铁锤都不偏不倚地敲在剑身上，每次都从不同的角度下击，准确迅捷。

一股奇怪的闪闪金光不住在剑身内流动，

风亦飞最爱看他铸剑，使一块顽铁变成分个过程充满了力量和火热，又是那样玄奇感

工场内每件东西都井井有条，后面是内伶伶地有个“废井”，里面一滴水他也没有见重的人，开个没水的井来干什么。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块铁条缠起来，造了个原始之极的剑鞘，把剑插了进去，挂在腰上，那种踌躇志满，自是不用说了。到他从铁隐工场出来，走至往城的小路时，已是卯时末了。

太阳在东方照耀，生命充满火热和朝气。

风亦飞轻松走着，穿林过树。

太阳爬上中天时，他刚好走进城内。

这是他第三次进城，上一次风山带他来看元宵灯饰时，是五年前的事了，父亲死后，生活的担子落在风大娘和他的肩上，终日只顾采药、制药，现在来到闹市，特别兴奋。两旁店铺林立，街上熙来攘往的人花衣美服，车如流水马如龙，好一个繁华胜景，令他眼界大开，目不暇给。

走到一个汤圆铺前，阵阵热香，从内传出，不禁饥肠辘辘，食欲大动。

“噎……噎……”

类似蝉鸣的声音，一阵阵地从右方传来。风亦飞扭头一看，一位眉清目秀的青年，一蹦一跳在街上走着，右手挥动着一条白色索子，索子端系着一个金光灿烂的玩物，在空中转着圈子，异声正从那玩意儿传来。

风亦飞正要把目光放回可爱的汤圆上时，那青年呀一声叫了起来，手中的玩意儿脱手飞出，刚好向他面门直射过来。

风亦飞身手何等灵快，一伸手，玩意儿给他挟正在食中两指之间，索子滴溜溜在手腕处绕了几个圈。

风亦飞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双打造精致的金蝉，两片翼还能活动，迎风一吹时，发出刚才那有趣的蝉叫。

那青年跳了过来，一手向他挟在指间的金蝉抓去，叫道：“快给我。”

风亦飞恼他毫无礼貌，手一缩放在身后，使对方抓个空。